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三十回 名訟師苦心授密計 不孝兒利口辯冤情

且說伍作霖對著趙小山，微笑道：「這件事兒雖是可有可無，可重可輕，但是到了我的手內，不要說這樣的事兒，就是再大些兒，包管你平安無事。不過我兄弟的謝儀，卻要隆重些兒。要曉得這樣的官司，不是輕易翻得轉的。」趙小山聽得他講到謝儀，卻呆了一呆道：「只要官司了結，這謝儀一層，自然格外豐厚，但是我倉卒出門，身上卻一個錢都沒有帶，又不能回家去取，這便怎樣才好？」伍作霖聽說他身邊沒有帶錢，就有些作難起來，虧得那同來的無賴，做好做歹的從中說合，又一力替他擔當，伍作霖方才勉勉強強的答應了，叫趙小山寫了一張五百銀子的借票，伍作霖收了進去。原來趙小山識字不多，那眼前的幾個字兒，倒還東涂西抹的，寫得出來。伍作霖收了借票，便向他招招手叫近身旁，咬著耳朵，和他問答了一回，又寫了兩行字，給他看了一看，叫他照樣寫了出來。伍作霖細細看了一回，叫他攤出左手，在他左掌心內寫了兩句不知什麼東西，給趙小山看了。趙小山起初不懂，伍作霖又和他低低地說了半天，趙小山點頭會意。伍作霖對他說道：「你放心大膽地去罷，只要依著我的話兒不要害怕，包你一毫沒事。」趙小山連連點頭，心領神會，立起身來，辭了伍作霖，和那同來的無賴一口氣奔到自己家中。還沒有走進大門，剛剛縣裡派的四個差人，到他家裡找他著，又怕他躲在裡頭，各處搜了一會，不見他的影兒，恰恰的從門內出來。趙小山正要進去，劈面撞了一個滿懷。有兩個認得他的差人，只喊了一聲在這裡了，不由分說，掏出鐵鏈來，嘩啷一聲，就套在趙小山頸上，拉著就走。趙小山此時受了伍作霖的教導，胸有成竹，面上沒有一點驚嚇的樣兒，只大模大樣地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公差，為什麼無緣無故的把我鎖住，我姓趙的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欠私債，你們不要認錯了人。」那幾個差人聽了，劈面把他啐了一口道：「好一個大模大樣的犯人，還說得這般嘴響，這件事兒，料想你還沒有曉得，待我和你說了也好等你明白些兒。你家老子在我們老爺台下告了你的忤逆，所以出了火簽，提你到堂審問。我們老爺最恨的是忤逆，怕不打斷你的狗腿。」

說著，不分好歹，拉著便走。趙小山不慌不忙，只問他們道：「真個的我們老人家告了我的忤逆麼？還是你們與我取笑？」差人們聽了，又罵道：「你倒說得好風涼話兒，我們和你取笑，難道錢塘縣大老爺的火簽，也是假的不成！」趙小山道：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我見了縣大老爺自有話說。」那些差人聽了，都罵他不知利害，回來到公堂，還容得你說話麼！趙小山聽了，也不開口，只把一個差人的衣裳，拉了一把，又和他附耳說了些話，那差人就不開口了，向那一班同伴使了一個眼色，眾人會意，便一個個都住了口，反拍起趙小山的馬屁來，七張八嘴，推推擁擁了一會，早到了錢塘縣衙門。

原來這錢塘縣知縣姓陳，叫做陳慕韜，做官總算清廉，決獄也還平恕，只有一件，生平最恨的是兒子忤逆雙親，犯到他的手內，他定要盡法懲治，不肯放鬆。今天聽了趙北山的供詞不覺大怒，所以立刻出了火簽，把趙小山拘提到案，自己卻坐在堂上審問別的案情，等了好一回，才把趙小山提到。這位陳大老爺，聽得趙小山已經到案，便不知不覺的發起火來，把驚堂一拍，高聲喝道：「你可就是趙小山麼？」趙小山匍伏在地，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！陳大老爺又喝道：「你小小的年紀，竟敢這樣的忤逆雙親，快些一一的從實招來，或者本縣還可看你年輕初犯，格外開恩，如若有了一個字的虛言，哼，你可曉得本縣的刑法？」陳大老爺坐在堂上，提著精神，盛氣詰問。那知趙小山伏在地下更不說什麼別的話兒，只低低地回道：「小的該死，不能侍奉父親，以致父親告了忤逆，小的還有下情，也不敢在大老爺這裡亂說，只求大老爺的明鑒。」說著，裝得那形狀十分苦切，好像真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一般。陳慕韜聽了他的說話，覺得有些詫異道：「你有什麼下情，在本縣這裡只顧直說，只要你從實供好，本縣開脫你就是了。」趙小山連連磕頭道：「小的不敢說，只求大老爺依著小的父親的話兒將小的重重懲責，辦一個不孝的罪名那就是大老爺的恩典了。」陳大老爺聽了趙小山說得這般婉轉，心上倒疑惑起來，暗想聽他說話的口風，合著十二分的委屈，說得出這樣的話兒，那裡像什麼逆子，不要這件事兒，另外有什麼隱情，我且細細地追問於他，不要一味的鹵莽。想罷，便和著顏色問趙小山道：「本縣看你這個樣兒，一定有什麼說不出口的隱情，在本縣這裡盡說不妨，若是吞吞吐吐的瞞著本縣，不肯說明，那時王法無情，本縣就要動刑拷問了。」趙小山聽了，又叩頭道：「小的沒有什麼隱情，小的不敢直說，只求大老爺把小的重辦，出出小的父親的氣兒，小的再不敢叫屈。」陳大老爺聽了，愈加詫異，越發的不肯放鬆，一定要問一個水落石出，便把趙小山叫到公案旁邊，和顏悅色地問他。此時陳大老爺早把趙小山初來的時候那一團要辦他的盛氣，不知銷到什麼地方，滿心只道趙小山是個孝子，心上一定有什麼說不出口的事兒，所以定要問他一個仔細，那裡想得到入了伍作霖的鬼計，竟把這樣的一個如山鐵案輕輕的兜底翻轉來。你想父母告了兒子的忤逆，還有什麼法兒？卻被伍作霖幾句說兒，趙小山一番做作，把一個極精明的縣官瞞得個密不通風，夢裡也不曉得都是伍作霖的主意，你道訟師的伎倆可利害不利害！當下陳大老爺把趙小山叫到面前，再三開導，要他供了實情來，逼問了半天，趙小山才做出無可如何的樣子，便又磕頭道：「既是大老爺這般追問，小的不敢不說，但要求大老爺秘密些兒，不要張揚出去，仍舊把小的當堂懲辦，方才壓得住別人的議論。小的起先的意思，原想大老爺不來追問，糊裡糊塗的混了過去，也就罷了。不料大老爺又是這樣的精明，如今是沒法的了。」說著，眼淚汪汪的好像要哭出來，陳大老爺看了這般做作，越發認定了趙小山是個孝子，更要逼著問他。趙小山本來被陳慕韜叫了上去，跪在暖閣裡頭，離著公案桌子，不過一兩步路兒的光景。趙小山當下膝行了幾步，直跪在陳大老爺的身旁，緊緊的靠著公案，把左手往上一舉，陳大老爺一眼見他左掌心內，隱隱的有兩行字跡，便攏著眼光，仔細看時，只見端端正正的寫著十二個小字道：妻有貂蟬之貌，父生董卓之心。不覺恍然大悟，方才明白趙小山情願自家認罪，不肯說出實情，是家醜不可外揚的緣故。大約是趙北山這個老頭兒圖奸媳婦不遂，恨著兒子在面前礙眼，所以告了他的忤逆，好把他調開了，憑他怎樣的意思。暗想這件官司倒叫我有些難斷，若是依著趙北山把他兒子告成忤逆，就該重重的辦他兒子才是，但是看這趙小山的樣兒，實在是個孝子，不忍心竟去辦他；若要據了他兒子的說話，追究這件圖奸兒婦的案情，卻是一無證據，二無原告，何必去這樣的無風起浪，弄假成真，卻叫我怎樣的一個斷法？正在躊躇不決，忽見趙小山又低聲求道：「這件事兒求大老爺不要提起，仍舊把小的重重的辦了個罪名就是。」陳大老爺聽了也不答應，皺著眉頭，沉吟了一會，忽想了一個平和的主意出來，便叫把趙北山帶上堂去，好好地對他說道：「本縣看你這個兒子甚是膽小怕事，料也不是什麼不安本分的人。你告了他的忤逆，本該重重的辦他一辦，但據本縣想來，你們也是好好的一家人家，兒子受了官刑，你的面上，也沒有什麼好看。本縣方才已經大大地呼嚇了他一頓，你把他領了回去，料他不敢再是這個樣兒，如若他再有什麼忤逆的事情，你只顧再到本縣這裡喊告，本縣和你重辦就是了。」趙北山聽了十分的疑惑起來，還沒有開口，小山早趕過來，抱著趙北山的腿，跪在地下，只顧磕頭，口中帶哭帶說的道：「兒子自家不好，不能侍奉父親，倒反惹得父親動氣，兒子罪該萬死，現在兒子只求縣大老爺把兒子重重地責罰一場，出出父親的這口悶氣，兒子以後回去，情願痛改前非，再也不敢的了。」那趙北山本來原是把趙小山當作寶貝一般，那裡捨得告他忤逆，這一回趙小山把他嘔得急了，又把他推了一交，方才咬著牙齒，一狠二狠的，去告了他一個忤逆。

現在看見趙小山跪在自己面前，滿嘴的話說得十分好聽，一片聲的父親兒子，連連貫貫的大篇兒，心上早軟了一大半，又見他眼中流淚，苦苦告饒，更覺得不但把恨他的心，銷得個乾乾淨淨，倒反把他疼惜起來，便向上叩了一個頭道：「小的情願遵斷，把兒子領回，自家管束，不敢再費大老爺的天心了。」

陳慕韜聽了，正合他的意思，便叫趙小山當堂具了一個改過的切結，父子兩個同著一齊退去。自此趙小山怕他老子再要告他，倒恭順了許多，趙北山是自從兒子長成之後，對著他總是一付強頭強腦的樣兒，現在見兒子居然好了許多，自然喜出望外，一場天大的官司，化得冰銷瓦解，都是伍作霖幾句說話的神通。

只說陳慕韜退堂之後，坐在簽押房，看著公事，暗想那趙小山真真是個天生的孝子，老子告了他的忤逆，他還是情願當堂認罪，不肯把趙北山的醜事，說出口來，這樣的人，在如今世上，也就少少的了。正想著，忽見家人進來報道：「新府尊德大人的

船，已經到了，請老爺出去接差。」陳慕韜聽了忙忙地立起身來，上轎前去。原來前任杭州府年老告休，這位新府尊是從部曹放出來的，一向在部裡頭風骨錚錚，是個有名的部署，漢軍出身，少年科第，上頭早曉得這個人是個有用之材，恰好杭州府知府出缺，是個有名繁劇的地方，上頭就把他放了這個缺分，有意試試他的才情。這位德太尊聞得自己放了個知府，卻甚是歡喜。在京城裡頭的時候當著一個員外郎旋進旋退的，那裡施展得來什麼才調，現在放了個外官，雖然手版腳靴大人卑府的低頭屈膝，自然比不上京官的清貴高華，但是借著這個微官做些事業也未始不是男兒得意的事情。當下赴部領憑，匆匆的趕到浙江來。到了碼頭，就有一班屬員前來迎接，更有本府的書役，備了極豐盛的酒席，租了極寬敞的公館，伺候這位大人。那知這位德大人，脾氣古怪得很，酒席公館一概不用，只住在船上。擇日接印，單傳了仁錢兩縣上去，問問地方的風俗、公事的情形。兩縣坐了一回，也便退了出去。到了明天，兩縣又去稟見，只見執貼的家人走上岸來，擋駕道：「大人昨日感冒了風寒，今天不能見客，請兩位大老爺明日來罷。」

兩縣聽了，只得回去。一連這樣的三天，直到第四天上德太守方才上街門，謁見撫藩各憲，又拜了兩天客，揀了個接印的日期，到任視事。正是：竹馬兒童之諺，太守私行；青旗揚柳之歌，甘棠遺愛。未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交代。